



THE
MYTH
OF

女性自虐之谜

——一种全新的妇女观

〔美〕帕拉·J·卡普兰 著

徐育才 周琳玉 译

女性自虐之谜

——一种全新的妇女观

〔美〕帕拉·J·卡普兰 著

徐育才 周琳玉 译

华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开本 9印张 2插页 158千字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6,500

ISBN7--80549-137-2/I·96

定价：3.10元

内 容 简 介

当今世界，女性受歧视、受虐待的现象，仍然是绝数国家和地区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即使欧美等发达区和国家也不例外。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广大女性处于这种可悲的痛苦境地呢？对此，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现当代许多精神分析专家和权威人士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女性自身。他们认为：女性具有天生自我虐待的倾向，女性大都是自虐者，喜欢“从痛苦中寻求快乐”，这是由女性的生理和心理素质所决定的。

上述观点，被社会上包括众多女性在内的人们所普遍接受并深信不疑。许多人甚至认为：女性之所以明知痛苦还乐于生孩子，只所以不愿意同虐待她们的男人分离，是因为她们喜欢被虐待、乐于“自讨苦吃”。并且还 把女性被强奸、女性遭受男人的性虐待和乱伦行为，以及女性的减肥等等，也归于女性的自虐天性。事实难道真的如此吗？美国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帕拉·J·卡普兰博士在她的这部新著——《女性自虐之谜》中，通过自己多年从事精神治疗的实践和切身经历，通过许多骇人听闻的虐待女性的真实事例，通过对许多饱受虐待的女性痛苦而屈辱的处境以及她们生理、心理情况深入、全面、细致的分析，深刻而令人信服地揭开了所谓“女性天生自虐”的真正原因。

此书角度新颖，文笔泼辣锐利，见解深刻独到，材料生动翔实，充满清醒的理性精神和反传统精神，出版之后，立即在西方读书界引起轰动，受到普遍欢迎和称赞，被称为：“全体作女儿、作妻子和母亲的女性的必读书”。

目 录

第一章	为何做茧自缚·····	(1)
第二章	专家观点荟萃·····	(18)
第三章	天下慈母心·····	(51)
第四章	幼年自虐趋势——专家的高见与 现实·····	(80)
第五章	女性与男性的关系·····	(93)
第六章	女性的肌体·····	(130)
第七章	女性——暴力的牺牲品·····	(154)
第八章	工作中的女性·····	(198)
第九章	治疗中的女性·····	(226)
第十章	初露端倪·····	(265)
后记	一声警钟·····	(279)

第一章 为何做茧自缚

有人说：无力反抗就是自作自受

马切尔·帕格拉德

生活中，我和所有女性一样，令人不快之事常有发生。有时，男人叫我柔肠寸断；有时体重剧增；有时，孩子不听话；有时，工作不顺心。这时就会有人问我：“你为何要作茧自缚呢？”这就是女性自虐之谜最普遍的表达形式，这个谜深深地摧残着所有的女性，其中也包括少女们。它从肉体和精神上撕裂着女性。“自虐”，在一般人嘴里，指的是一种从痛苦中享受快乐的需要。在《英语语言兰顿大辞典》中是这样定义的：1）性自虐：即性的快感来自于磨难、肉体的疼痛及对她的羞辱。2）从痛苦中获得的快感，等等。要么是自作自受，要么是由于别人引起，特别是指那些寻求这种快感的倾向。”如果我那年仅10岁的女孩听人家把女性描

写成“自虐狂”，而又去借助词典查找它的意思的话，她一定会认为，女性天生就欣赏这种痛苦。

女性的行为常被引用作为我们天生自虐、我们的缺陷的佐证，而当男人有同样的行为时，他们却成了真正的男子汉和保护者的标志。1947年，安德里·布朗克在《科尼尔社会关系杂志》上曾写道：

“一个是妇女，衣衫褴褛，还要俯首贴耳地侍候她男人；一个是商人，他银行的支票早已换成纯金，而自己却还为此事提心吊胆，辛劳成疾；这两种人都属自虐的范畴。唯一不同点只是每人活动的社会价值。”

在上述情况下，男人的行为受人倾慕，女性的行为却被贬为自虐。

近几年，由于妇女觉悟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它激起了妇女要对自己重新估价的热情。每当一种理论出现，而又对人们危害无穷时，我们应该问：

“我们是否可能找到一些别的更有理由的方法解释这种行为呢？”众所周知，这个所谓的女性自虐行为的确有别的解释，它们都是从健康的角度出发的，为妇女的幸福提供了乐观的前景，并且，指明了改变现状，改进妇女生活的光明大道。

那种认为女性寻求痛苦与磨难，女性天生需要怜悯的观念，蚕食着妇女生活的各方面。由于它已成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也理所当然的忽视了这个谜。下列这些例子应非例外，而是俯拾皆是的情况：

当露易斯的丈夫侮辱她时，露易斯可能会暂时地愠怒，但她会猛然反省自问：“我是不是自作自受呢？毕竟是我自己看中了他，才和他结婚的嘛。”她会回想起人们的那句口头禅：“女人这些苦命货，她们原来还很喜欢受苦呢。”她所有的思想就到此为止了。但她没有想到在结婚前，丈夫不曾侮辱她，也没有想到他的侮辱与她几乎没多大关系，甚至没有关系，而是他对自己工作不顺心的发泄。

伊丽莎白是我们常听到的那种非凡的女性。她有 3 个孩子，自己是个正式教师。学校工作忙得不可开交，而小孩时常给她增添不少烦恼，使她每天疲于奔命，精疲力竭。有时和朋友搭讪时，她提及此事，那些人却只是会心地一笑，毫不怜悯地说：

“你真是个自虐狂！”他们根本没有想过，伊丽莎白要靠自己的汗水去养活 3 个孩子，即使她不这样，她也会效法千千万万的女性，充分享受生活，领略那既当母亲又当经理的滋味。男人，由于他们所受的教育使他们懂得，照顾小孩不该是他们干的，否则就没有阳刚之气，所以，也就不会扮演这

种“自虐”的双重角色。男人也不曾有机会充分过过个人和职业的双重完美的生活，但却对那些双重角色的女性的动机表示怀疑，并以为那是病态的表现。

玛丽亚在她儿子未出世时，是个成功的记者。现在，她只好呆在家里照管儿子了。一般情况下，她在同小孩在一起时，感到乐趣无穷。但有时，当孩子尿湿襁褓，使她难堪时，当她在几周内无法睡一个安稳觉时，她疲惫之余，也难免发火。这时，她就彻夜不安地告诫自己：“我自己要呆在家的，我只能自己忍受这一切。我一定是潜意识地渴望和他在一起。”玛丽亚身为记者，广知通俗的人格理论，她也为自己的这些解释找开脱的理由。她却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生活中很少有什么东西只给我们带来幸福，应且，那只是出于成熟的一部分本能，我们被迫作出这种选择，但在带来欢快的同时，也带给我们艰辛。

琼妮莫名其妙地觉得那些居高临下，不可一世的冷漠的男人，比那些待她温文尔雅的男人更具魅力。那是因为她与许多在同样文化环境下长大的人一样，她自身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当男人向她表示友好时，她认为这是愚蠢的表现，而且，她还猜疑是不是自己可怕。而当男人趾高气扬时，她如果能

从他嘴里听到一点赞美或认可的话，她就欣喜若狂了，因此，她的自信心也倍增了。众所周知，这样的男人是不轻易夸奖一个人的。

斯蒂芬是珍妮和马歇尔两人的好朋友，珍妮和马歇尔婚后矛盾重重。一方面，斯蒂芬虔诚地希望帮助他们解除这一危机，另一方面，他为自己能高人一筹而沾沾自喜，并且，迷上了珍妮。斯蒂芬利用这个机会，经常和他们间任意一个共进午餐，为解决他们的纷纭而努力。

一天，他和珍妮在一个人声鼎沸的法国餐馆里进餐。珍妮告诉他，马歇尔嫌她骂他是个可恶的父亲，因此而大发雷霆，而实际上，她只是叫他认真听他们的小孩描述进学校第一天的见闻。斯蒂芬听完后知道珍妮没有顺从马歇尔。他对她大声嚷道：

“难怪他待你这样不好，你原来是这样一个唠叨不休的可怜虫啊！”珍妮的诉说嘎然而止，她作梦也没想到斯蒂芬会在她不高兴时这样对待她。冲动完毕，斯蒂芬又回到自己的座位，正视着她，莞尔一笑，说：“你喜欢那样，是吗？你是否觉得我们在做爱一样呢？”珍妮禁不住大笑起来，她发现世上还有这样荒唐的事，竟把恶意与做爱相提并论。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斯蒂芬和许多别的男人一样，认为女性喜欢被虐待，从中可以得到性的快感。

日常工作中，此事常有发生。一次我在进餐时，偶尔结识了一位女士。她是拉德克利福学院历

史系毕业生，现已年近花甲了，而丈夫却抛弃了她，和一个他所爱的女人结婚了。她因此感慨万分并时常痛苦难言。以前，她从未外出工作过，也不知怎样打发这无聊的岁月。她说，她拿到学士文凭时，哈佛大学曾同意让她读博士，而她没有去。当我问及原因时，她说：“那时，一位女士得了历史博士也很难在大学里找到合适的工作，我只想在家里料理家务。我认为，得到学位就意味着失望地坐在马路旁。”而现在，她多么希望自己获得那个文凭，那样，她至少可以有一张签有她名字的证明。30年前，妇女要在大学里争得固定聘用是不可能的，而历史发展到今天，这也并非易事。我想，她的那番话已足以回答我的提问了，但她还接着说：“我猜，我命中注定就是个失败者吧。”她深感自己年老色衰，风韵所剩无几，这一切都是由于离婚带来的。不幸的是她也默认了自己是自虐者。但是，在当时的劳务市场上她这样做是明智的。她因此而免遭失望，也没有陷入困境。然而，她却接受了这样世俗的观点，她把那个明智的选择归结于自己渴望失望与侮辱。许多女性不但这样估价自己，她们还用同样的观点去评价别的女性。女性的一个普通模式是：不是责怪别人或社会而是怨自己，因为那才是“女性”的义务。

这个自虐之谜曾使无数妇女和少女光阴虚掷，浪费精力，爱情失望。为了替她们追回这一切，也

为了使自己摆脱难堪与悲哀，我写了此书。和“原罪”的概念一样，女性天生自虐这一观念限制了“我们是什么，”“能干什么”等问题的定义，并且，它使我们自怨自艾。我们只有从现在开始，弄清这个谜所产生的原因，它通过什么而相传至今，找到它在我们这个社会中的多种形态的反映，我们才能揭开这个谜，为女性的自由存在以及让她们干自己想干的事大开方便之门，提供广泛的可能。

一旦我们揭开女性自虐这个谜，我们就能更清楚地认识女性不幸的真正原因——这些事实来源于外界，并且，它们是可以改变的。但是，我们仅相信女性不是自虐者这一点还是不够的。为了我们自己，也使别人免遭自虐的摧残，不受有害的人格观的侵蚀，我们必须充分认清这个谜在我们社会中的各种伪装形式。

我曾耗费多年的精力，奔波于美国与加拿大之间，出席了大量的精神病医院举行的病例分析会议。这可以追溯到我在哈佛大学读本科时的日子；其后，我又进了都克大学研究生院。我曾从事过病理和心理研究工作，还当过心理学教师。应该感谢这段难忘的经历，是它们首次使我对女性自虐之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曾多次不自在地听到那些同事们提起女性需要磨难这事。每每听到这些我总免不了有些难堪，甚至痛心。心想，我的那些同类的病人未必那样可恶吧，她们未必真的那样下贱吧。

世上竟有这等怪事！还会有人寻求痛苦，追求不幸？谁都明白，痛苦是不令人愉快的。如果还有人主动寻求它，可见这人被扭曲到一个多么不可救药的程度！

我并不想对这种女性行为的阐释提出质疑，因为那些持这种观点的人总是将弗洛伊德这个权威搬出来，并且，他们还是多年从事心理分析的专家。正如巴巴拉·埃伦里奇和迪尔德丽·英格里希两人合著的《自得其利：150年来专家对女性的忠告》一书所说：“心理分析家们认为，自19世纪3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人已接受了女性天生自虐这个观点；广义的文化界如此，职业的医疗界也是这样。”

作为一个精神病专家的研究生，我认为自己的责任与一个学医的学生没有两样，我们都有责任去帮助别人，并且对他们的了解应该比他们自己所了解的还要多。因为我发现某些解释不妥，曾产生过改变观念的念头。我们总是盲目地信奉那些病理教师的慷慨陈辞。渐渐地，我对它们产生了怀疑。我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我随日月之流逝，越来越有信心了。我相信我对人们行为的独特的解释或许也能和那些病理专家的理论一样成立。这也是因为我发现所有的同事的观点都带有满足自己需要的色彩。

在一家医院任职时，我就正式开始了对病理的传统观念的挑战。这医院的大部分病人都是少年

犯。他们有的是由于斗殴，有的是吸毒，有的是由于偷盗或损坏别人财产，有的是酗酒。到他们中间去，与这群小流氓打交道总是不那么令人愉快。有一天，我和弗兰斯·纽曼，一位该医院的内科医生谈到别一种更令我们痛心的失足青年——那些沦为娼妓的少女。她们大多只有13或14岁。我们和她们交谈过一小时后，发现她们身上具有一种其他少年犯不曾有的空虚和沮丧。我们就此做过一些调查研究，并写成了一篇论文。尽管医疗工作者称这群娼妓为“自虐者”，但我在她们身上没有发现任何苦中求乐和甘受侮辱的迹象。因此，我们决心揭开这个谜底。有的同事说她们寻求痛苦和侮辱。但与我交过心的女孩告诉我，她们只是喜欢她们自己挣来的钱。她们为自己对别人的控制力而自豪，为自己的肉体魅力和做爱技巧而骄傲。有的甚至说：“除了那些与我睡觉的男人外，生活中的一切我都喜欢。”当男人待她们粗鲁时，她们是十分厌烦的。

所有这些女孩都是由于感情上曾遭不幸。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正走向成熟时，父亲就弃家而走，这样，她们只好和一个涉世不深，精神上又遭到打击的母亲生活在一起。这时的女孩，哪里还领略得到人间的亲人之爱呢？对她们来说当妓女挣来的金钱、权力和羡慕远比一切美妙。问题不是在于她们欣赏这种生活的痛苦，而是因为她们无法找到别的

改变她们处境的方法。在同她们的谈话中我们发现，她们之所以如此自轻自贱与沮丧，是由于她们本人觉得空虚和完全看不到自身存在的价值，而这一切又起因于她们早年感情上的不幸。自轻自贱与贫瘠的感情背景，使得她们无法再渴望更美好的生活了。

在一个会上，我将自己的发现提了出来，这次的与会者大多数是男人。在走廊上，有一位身长6尺有余的男子俯视着我，向我走来，满有把握地说：“帕拉，您的论文有趣极了。在你看来，那些女孩似乎不是有意识的自虐狂。”但他又加上一句，“不过，她们无疑是无意识的自虐狂。”

根据传统的观点，如果女性承认自己喜欢受苦，这就可作为女性自虐的证据，而如果她们否定，就说明她们的自虐是无意识的。在这种无法找到一条能使女性摆脱上述羁绊的情况下，我对揭开自虐的面纱产生了兴趣。

纵观几千年历史，女性为了获得一丝快乐，的确忍受了颇多煎熬，但这绝不意味着她们渴求受苦。常常是客观条件使她们不幸福，如果想改变这个处境，她们得冒很大的险，而冒险不成功的话，等待她们的只会是更惨的命运。而即使这些女性坐以待毙，也并不是说她们喜欢悲怆与痛苦。这一切都不能使心理学家、精神病医生和社会工作者形成完美的、严密的理论——女性天生自虐。

我在工作中发现，那些精神病专家们成年累月和病人打交道，只是在帮助她们接受怎样尽可能的自作自受的观点，完全否定了女性的尊严。但同样也是这些人，当他们在会诊时或开会讨论时，却相互转告：把病人身上的长处和优势告诉她们自己，属于失职，是不妥当的。尽管有许多医师不认为这种表扬不恰当，但他们也从不表扬自己的病人。而那些学生也效法他们，亦步亦趋地学着老师的样子。女性自虐之谜来源于一种对受苦的男性和女性不同的态度，那些精神病专家一心只想发现女性是怎么给自己带来痛苦，而拚命鼓励男性成为“真正的男子汉，”告诉他们拒绝影响他们幸福的一切因素。

这个厌女癖社会已经构成了使女性不幸的金字塔般的现实。然而，同样是这个社会，它又运用女性自虐之谜去埋怨女性自己的这些苦楚。在男女之间出现纠葛或小孩遭受不幸时，人们一般认为女性比男性负有更大的责任。在工作场所，女性由于自己的性别而工资较低，常受性的骚扰或其他不平等待遇。在每个售报亭或每次电视节目中，女性都亲眼目睹她们或小女孩的令人羞怒的黄色照片。我作为一个心理分析专家，一个母亲，一个女儿，一个朋友，一生中从未遇到过哪位女性寻求这种不平等的责任、难堪和下贱。与我交谈的那些女性一致认为，她们如果能有根神鞭，一定要把生活中的这些

困扰驱散得一千二净。但是，象“女性喜欢受苦”这些警句，犹太母亲们的笑料，漫画家笔下那扎着绷带微笑的脸，更吓人的是，精神病工作者那自信的推测——他们的女性患者全是自虐狂，这一切充分说明女性自虐之谜在我们现代文化中有着肥沃的生长土壤。

这个谜有两个作用：第一，它使男性和女性都相信女性深深地、不可避免地患了此病——因此，难道说喜欢受苦不是病吗？第二，它是阻止救济女性的社会活动的一块庞大的绊脚石。有了这个谜，女性的一切问题都可以由老牌的心理分析解决了，而与社会机构——这个真正的肇事者却毫不相干了。

这样，女性就陷入了一种凄惨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似的困境中。我们通过多种途径得知，真正的女性是不抱怨别人的，不管这里的“别人”是和我们一样的个体还是更大范围的社会机构。真正的女性是有忍耐力的，无私的，是为建立友好关系或工作成功而心甘情愿牺牲一切的人。如果哪位女性不这样做，命运将对她不客气。要使她们培养自尊比登天还难。因为，不将困境归咎于自己的人就不是“女性”，而传统的“女性”构成了女性人格的一大部分。

我们一旦找到这些问题的祸根，就不禁怒火中烧。当然，发怒是一种健康的反映，它帮助我们摆

脱困境。但是，发怒与“女性”二字不共戴天。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卡罗·吉利根先生和威斯利学院精神病专家巴克·米勒先生曾指出：女性生活的一条基本原则是彼此和睦相处。发怒和抱怨只会使人疏远——即使是暂时的——其后果也不堪设想。因为，我们懂得友好相处给人以快感，“真正的女性”是不顾自己的利益去尽量接近别人，以赢得好感的。真正的女性应教养孩子，真正的女性应无休止的奉献，真正的女性从不发怒（除非偶尔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或丈夫），一位真正的女性从不因自己有困难而抱怨别人，她就这样默默地忍受着一切。

我们还会时常听到这样的观点：“如果女性只呆在家里，当今的失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女性解放运动是使男人地位更显赫。”正如社会科学家戈登·阿尔波特几十年前就曾经指出的，这个社会棘手的问题都是由那些被压迫者所引起的。的确如此，当生活中那些不可避免的不幸到来时，当妇女在社会中的低下地位给社会带来困境时，她们成了抱怨的对象。这个社会将男人和小孩的一切祸水全泼给女性，这并非偶然。这种趋势带有典型的替罪羊特点。通过使一部分人成为替罪羊，迫使她们承认自己时常在伤害别人。这样就使她们竭尽全力保护别人，而自己却彻底失去了尊严。由于保护自己也被认为不是好女性应具备的品行，所以只有她们